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

論語一

總論

論孟工夫少。得效多。六經工夫多。得效少。
論語不說心。只說實事。孟子說心。後來遂有求心之
病。

孔子之言。多且是汎說做工夫。如居處恭。執事敬。言
忠信。行篤敬之類。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。待學

朱子全書卷十
者自做得工夫透徹。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。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。又趲進一著說。如惻隱之心。與學問之道。求放心之類。說得漸漸親切。今人將孔孟之言。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。

問論語近讀得如何。昨日所讀底。今日再讀。見得如何。幹曰。尚看未熟。曰。這也使急不得。也不可慢。所謂急不得者。功效不可急。所謂不可慢者。工夫不可慢。

王子充問學。曰。聖人教人。只是箇論語。漢魏諸儒。只

是訓詁。論語須是翫味。今人讀書傷快。須是熟方得。曰。論語莫也。須揀箇緊要底看否。曰。不可。須從頭看。無精無粗。無淺無深。且都翫味得熟。道理自然出。曰。讀書未見得切。須見之行事方切。曰。不然。且如論語第一。便教人學。便是孝弟求仁。便戒人巧言令色。便三省。也可謂甚切。

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。有汎說底。且要著力緊要底。便是揀別。若如此。則孟子一部。可刪者多矣。聖賢言語。粗說細說。皆著理會教透徹。蓋道理至廣至

大故有說得易處。說得難處。說得大處。說得小處。若不盡見。必定有窒礙處。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。則自漢唐以來。豈是無此等人。因甚道統之傳。却不曾得。亦可見矣。

或講論語。因曰。聖人說話。開口見心。必不只說半截。藏著半截。學者觀書。且就本文上看取正意。不須立說。別生枝蔓。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。乃善。

聖人之言。雖是平說。自然周徧。停停當當。都有許多四方八面。不少了些子意思。若門人弟子之言。便

有不能無偏處。如夫子言文質彬彬。自然停當恰
好。子貢文猶質也。質猶文也。便說得偏。夫子言行
有餘力。則以學文。自然有先後輕重。而子夏雖曰
未學。吾必謂之學。便有廢學之弊。

論語集註。如秤上稱來無異。不高些。不低些。自是學
者不肯用功看。如看得透。存養熟。可謂甚生氣質。
或問集註有兩存者。何者爲長。曰。使某見得長底時。
豈復存其短底。只爲是二說皆通。故并存之。然必
有一說合得聖人之本意。但不可知爾。復曰。大率

兩說前一說勝。

讀書須痛下工夫。須要細看。心粗性急。終不濟事。如看論語精義。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。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。如識高者。初見一條。便能判其是非。如未能。且細看。如看案欸相似。雖未能便斷得他案。然已是經心。盡知其情矣。只管如此。將來粗急之心。亦磨礮得細密了。橫渠云。文欲密察。心欲洪放。若不痛做工夫。終是難入。

以上語類
十一條

論語纂訓書無卷第。合一篇。凡古今論語訓義。見錄

者十四家。而大抵宗程氏。蓋某外兄。丘子野所述。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。某讀之。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。因爲之序論曰。士生乎聖人。旣沒數千百歲之下。而欲明聖人之心。於數千百歲之上。推其立言垂訓之旨。約其辭義於衆說。殽亂之中。以爲一家之書。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。亦難矣。蓋聖人之書。其爲意微。其爲詞約。苟不明乎其宗。而識乎其本。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。昔之大儒。其猶有不免乎此者。况後世之紛

紛乎。此其所以難也。抑又有甚難者焉。孔子曰。文
莫吾猶人也。躬行君子。則吾未之有得。此其所以
爲甚難者也。夫其所以難者如此。所以爲甚難者
又如此。則是書之作。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。求至
乎其所甚難而已。其可已乎。故其求之能博。取之
能審。推是言之。其寡過矣。孟子曰。博學而詳說之。
將以反說約也。此之謂已。如是。則後聖人數千百
歲而生。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。無難矣。夫
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。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。

外物之患哉。其行之也不遠矣。則其所以爲甚難者。又得而庶幾焉。某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。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。其難如此。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。

論語纂
訓序

昔有人見龜山先生請教。先生令讀論語。其人復問論語中要切是何語。先生云。皆要切。且熟讀可也。此語甚有味。乍看似平淡沒可說。只平淡中有味。所以其味無窮。今人說得來驚天動地。非無捷徑可喜。只是味短。與此殊不倫矣。且看論語中一句

一字。孰有非要切之言者。若學者體會踐履得。皆是性分內緊切慤實事。便從此反本還原。心與理一。夫豈有剩法哉。答江隱君。以上文集二條

學而第一

今讀論語。且熟讀學而一篇。若明得一篇。其餘自然易曉。

學而篇。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。有朋自遠方來。在時習之後。而親仁。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。就有道而正焉。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。母友不如

已者在不重則不感之後。今人都不去自脩。只是

專靠師友說話。

以上語類二條

學而說此篇名也。取篇首兩字爲別。初無意義。但學之爲義。則讀此書者。不可以不先講也。夫學也者。以字義言之。則已之未知未能。而效夫知之能之之謂也。以事理言之。則凡未至而求至者。皆謂之學。雖稼圃射御之微。亦曰學。配其事而名之也。而此獨專之。則所謂學者。果何學也。蓋始乎爲士者。所以學而至乎聖人之事。伊川先生所謂儒者之

學是也。蓋伊川先生之言曰。今之學者有三。詞章之學也。訓詁之學也。儒者之學也。欲通道。則舍儒者之學不可。尹侍講所謂學者所以學爲人也。學而至於聖人。亦不過盡爲人之道而已。此皆切要之言也。夫子之所志。顏子之所學。子思孟子之所傳。皆是學也。其精純盡在此書。而此篇所明。又學之本。故學者不可以不盡心焉。

答張敬夫
文集

學而時習之章

學之一字。實兼致知力行而言。不可偏舉。

學而時習之。雖是講學力行平說。然看他文意。講學意思終較多。觀則以學文。雖曰未學。則可見。

書也只是熟讀。常記在心頭。便得。雖孔子教人也。只是學而時習之。若不去時習。則人都不奈你何。只是孔門弟子編集。把這箇作第一件。若能時習。將次自曉得。十分難曉底。也解曉得。

問程子二說。一云時復思繹。是就知上習。所學在我。是就行上習否。曰。是如此。

問程云。習。重習也。時復思繹。浹洽於中。則說也。看來。

只就義理處說。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。此又就躬行處說。然後盡時習之意。曰。某備兩說。其意可見。兩段者。各只說得一邊。尋繹義理與居處。皆當習可也。後又問習鳥數飛也。如何是數飛之義。曰。此是說文。習字從羽。月令鷹乃學習。只是飛來飛去也。以上語類五條

學而時習之。此是論語第一句。句中五字。雖有虛實輕重之不同。然字字皆有意味。無一字無下落。讀者不可以不詳。而說者尤不可以有所畧也。學之

爲言效也。以已有所未知。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。以已有所未能。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之謂也。而者。承上起下之辭也。時者。無時而不然也。習者。重複溫習也。之者。指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而言也。言人旣學矣。而又時時溫習其所知之理所能之事也。蓋人而不學。則無以知其所當知之理。無以能其所當爲之事。學而不習。則雖知其理能其事。然亦生澀危殆。而不能以自安。習而不時。雖曰習之。而其工夫間斷。一暴十寒。終不足以成其習之。